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第八卷

湯文正 蘇郡社會，甲於全省。暮春之際，舉國若狂。其會首紳耆咸集神廟，公議分坊斂資，置辦彩衣，務極鮮豔。搬演故事，則翻新出奇，爭奢鬥富。即如壽星之袍，以珍珠滿綴壽字。百蠻之寶，以徑尺翡翠盤盛金葉火齊珠。鍾進士送妹，以二尺餘之白玉瓶，內插珊瑚枝，上站雲擁美人，隨小鬼執繡蓋，此之謂抬閣。一座之價，使人不能估測。不僅以金玉鑄結闌干而已，如是者數□座。又有所謂肩閭兒子，彩籠馬道等類，不計其數。以是故，遠近來觀者千萬人，凡臨街之樓，招集婦女，皆憑欄俯矚，粉白黛綠，迷眩一時。故少壯之徒，爭賭目辨，百□成群，隨會來往，評定美人。今年以某處某人為狀元，必復之四五日，眾議僉同，則探其父母夫家，皆有垂涎之意。

時有趙五官者，年□七八，已訂婚孫姓，在錢局作伙。是日隨眾縱觀，知眾所定之元係及笄友，訪之即孫姓，趙五官之未婚妻也。五官意亂神迷，惟欲速娶為快。第歲俸□餘千錢，不敷奉母，何以為婚，與母謀之，母告以父在日，有錢會，應得一百餘千，或可敷用，但須搖點。未能操必得之權。五官憶及大五聖堂其神甚靈，有求必應。至搖會之日，以香燭往告雲，如得會完娶之後，夫婦偕來叩謝。祝畢赴會，舉殿搖之，得三□六點，如願而歸。遣媒訂期納采迎娶，花燭之下，婦果豔麗傾城。五官不禁狂喜，惟新婦似惜夫貌陋，然亦無詞。三三朝後，具牲禮同婦往酬五聖而回，婦已卸妝矣。至晚忽又盛飾端坐，五官入房，婦正色拒之曰：「我非汝家人矣。五聖將迎我為夫人，法駕將臨，汝其速退，勿乾神怒也。」五官疑其有瘋疾，即出延醫，醫至而婦已僵，異香滿室，遙聞音樂之聲。五官大慟，殯殮後，以神奪民婦訟於邑宰，官斥其誣妄，不准。奔告於府，太守視其人神色悲忿，姑納其詞。五官赴虎邱問卜。有某瞎子者，名重一時，為之卦成，駭曰：「異哉，汝欲與神訟耶？訟果勝，今夜子時聽審，勿遠離也。」五官欣然歸寓。

是時湯文正公撫江南，正直之聲震於遐邇，神亦畏之，暗隨五官來。知太守已收呈狀，夤夜入藩庫，緣庫內有三金寶，係守藏之物。五聖盜之，穿庫樓而出，神光燭天，巡守者皆誤為火起，鳴鉦高叫，方伯親臨，吏役俱集，開庫檢點，惟金寶三不知所之矣。五聖以寶入撫院內宅，示夢於夫人曰：「予為吳江之五聖神，被頑民妄控於府，求為庇佑，願以金寶為餽。」乃擲之於妝台。夫人聞震聲而覺，則金寶三枚儼在。爰命婢女請文正入，語以異事，言未畢而門外傳點聲，請公升座。文正出，則兩司百官咸聚，方伯以失寶事告。文正笑曰：「盜易得，勿張惶也。」問首府曰：「昨有人控神奪民婦者乎？以其詞來。」太守曰：「有之。」飭從者取到，立傳趙五官，文正面鞠之得實，歸寶於庫。具獄牒正一真人府請殛之，真人復文曰：「神雖不正，婦亦淫邪。憎其夫而悅神貌，致啟奸圖，孽由自作。然陰陽道隔，雖和同強申，革聖神之號，遭發幽都，長為餓鬼，以正其罪可也。」文正命地方官撲五聖像，居民爭毀之，今改為總官堂矣。

科場五則

吳生，浙之携李人，儒而兼賈，不預科場久矣。是年夢其父祖催令入闈，生自知此道荒疏，無可僥倖之處，置之勿論。嗣又夢父祖厲色督責之曰：「汝若不去，場中缺一孝廉矣。是為違天，違天不祥，必有後禍。」生乃述其無文何遇，父笑曰：「易耳，今科頭題為〔鄉人皆好之〕一節，本家蘭陵先生有此文，汝入闈時，訪而錄之可也。」生始欣然，溫故入闈，訪問蘭院先生所在。夫吳蘭陔者，時文中之名手也，其門下從學之徒數百人，發科甲入詞林者甚眾。惟先生落筆高古，屢困場屋。時年已五旬外矣，功名之念甚切。生訪得之，致其景仰之意，曰：「聞先生窗下有〔鄉人皆好之〕一節，題文為士林傳誦，小子與先生居隔百里，未由親炙，今日尚閒，務求賜教。」蘭陔見其懇懇難卻，錄出與觀，生曰：「容小子攜回號舍，細細揣摩可乎？」蘭陔頷之，生歡喜捧去。未幾，蘭陔亦往生號內答之，見其在卷上揮毫疾書，訝曰：「尚未出題，何得有文？」生笑曰：「小子讀先生文，不忍釋手，恭繕試卷，以志欽佩。即文不對題，不過被黜而已，亦所甘心。」蘭陔曰：「我累足下矣。奈何！奈何！」遂別去。逢相識者告之，一時傳作新聞。是夜試題出果對，蘭陔不勝悔恨曰：「得意之作既被人錄去，諒天意終身不得售矣。」遂信筆一揮，交卷而出。二三場為門人苦勸訖事。是科竟中。蘭陔以舊作人見座主曰：「門生薄有微名，闈中之作，聊以塞責，不堪為多士寓目，請以此文易之。」座主曰：「可，雖然此文若在場中，未必中式，蓋閱卷如走馬看花，氣機流走者易於動目，此文非反覆數過，不知其佳處。試官有此閒情乎？故無益也。」蘭陔悟，隨有《讀墨一隅》之選。先是吳生歸，不作第二人想，整頓衣冠，預備筵宴，思作新孝廉之樂若登天然。瞬過重陽，聞榜發，而好音竟絕，覓得題名錄觀之，蘭陔高捷矣。怨恨之極，怒其父祖曰：「何為誣騙子孫耶？」欲毀木主。夜復夢父祖來，怒責之曰：「不肖子無知，此中自有天命，汝若不抄截蘭陔之文，彼必自錄，又不得中式矣。」生曰：「彼之中與不中，與我何干耶？」父曰：「闈中飯食皆出帑項，即為天祿，非生時注籍，豈易得哉？汝命中尚有一次，不完總不得安靜也。」生悟，次科仍入闈，其友曰：「前此得極妙文章尚不入彀，今何為耶？」生曰：「公等皆掄元奪魁手，我自來領欽賜飯食以了公案耳。」

北闈大學士某公典試，題為「回也聞一以知□」二句。所取文內有用《易經》天一、地二，及七日來復，八月有凶等語，不憚士心。好事者撰新戲云：玉帝巡狩，忽見怨氣上衝阻駕，問於太白星官，奏曰：「此時人間鄉試，士子有不才而遇，才而不遇者，不安義命，故有此怨毒之氣，致乾聖駕。」帝曰：「鄉試取士，俱有定額，本屬善法，若二教中仙佛漫無定數，致有弄法欺人，興妖作怪之輩，朕甚慮之。亦將仿照人闈，舉行鄉試可乎？」太白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，不可緩矣。」爰命文昌歷舉文理優長之神仙，以充試官，如儒童菩薩、文殊菩薩及地下修文郎輩，皆命往洞天福地，紛紛去矣。惟玉京尚無典試者。帝問太白星官，太白曰：「此處應位尊爵顯者為之。」乃舉齊天大聖孫悟空，帝曰：「尊矣，顯矣，奈其不通文墨乎？」太白曰：「天下試官未必盡通，況猴子最靈，奉命之後，自能設法延請高明相助，可無慮矣。」爰召悟空，命之主試，不得推辭。悟空不敢違命，入文昌宮，請友為助。文昌曰：「我宮內天驕、地啞二童俱被人重聘去矣，焉有餘人！」悟空退思，呂純陽係大唐進士，必通文理，往商之。呂祖曰：「我已奉命典試瑯環福地，何暇相助？無已，或訪知命之士，以命取人，亦不為屈。」悟空往訪鬼谷先生，行抵北天門，與玄天上帝晤，問知去意，上帝笑曰：「若須知命者，不必遠求，我座下龜靈聖母為當今第一能手。」悟空悅，乃召聖母，見之曰：「蠢然一物，請入闈中，未免不雅。」聖母曰：「我之法身，能大能小，能現能隱，請縮為金錢龜，藏於大聖袖中，則人皆不覺。及閱文時，我知其命應中式者，以我八卦衣在大聖前顯之，大聖取之無誤也。」悟空從之。故是科多取八卦者。戲為皇上所聞，罰試官俸，而停用泛詞者三科會試。

江右召貢生有三子，皆業儒。長為廩膳生，次為增廣生，其三應童試□餘年不售，長為老童生矣。其父厭惡之，謫在廚房司爨，故「燒火三相公」之名噪於戚里。值開科年，長次二子高列優等，將屆入闈。父命三相公同往會垣，供奔走之役。三相公欣然應命，入見其妻嗚咽悲泣，三相公叩其故，妻曰：「二伯人也，汝亦人也，何二伯若座上客，汝為灶下養耶？已屬無恥，今樂為送考之下走，為汝妻者，何顏立於妯娌間耶？」三相公曰：「我豈樂為？父命難違耳。」妻曰：「我何敢教汝違父命？汝若有志，亦得進場，我與有榮施矣。」三相公曰：「童生焉得與大試，奈我命何？」妻曰：「汝此去必謁丈人，是為方伯管庫之吏，捐納省監，係屬專司。我有金珠在，汝以質與丈人，納一監生，亦可觀光闈屋矣。」三相公歡然從之。偕父兄赴會垣，謁妻父納監訖，歸謂父曰：「丈人強與兒監，欲兒就試也。」父曰：「遺才不取，或貼出牆東，看汝何言對丈人耶？」及錄遺，公然附取，得隨兩兄入闈。因三相公食量甚宏，其父為之備紹酒、金蹄、燒鴨、熏鵝之類，滿足一挑。三相公領捲入號舍，見其左右鄰皆武林寒士，三相公慷慨食之，鄰士皆悅。是夜題來，「譬如為山」四句，至次日之下午，三相公仍大烹以延鄰士，皆議論名人作法，三相公默

然。鄰士叩其故，三相公實告以初次觀光，遇大題敷衍難成，奈何？鄰士笑曰：「若欲完篇，何難之有？□三經中，不乏山字語頭，莫管義理，填砌成文，則洋洋數千言，尚引用不完也。」三相公亦實告以腹內空虛之故，鄰士爭為寫書，且教以運用之法。三相公大悟，揮灑自如，千言立就。試畢，其長次二兄皆錄文呈父，父乃舉酒閱文，恬吟密詠，推為必售之作。三相公亦技癢，以其稿恭呈父前，其父拍案大呼曰：「浮泛至此，亦可以見人乎？不知愧惡，至汝極矣。」其兄碎其文，喝令速退，毋觸父怒也。三相公抱頭鼠竄而泣。是科主試者，非鄧奇即帥怪，此二公者，生性偏僻，好為詭異。□五日，例設掄元宴，隔簾相敘。內則正、副二主試，帶同□八房考官，外則監臨、中丞相率提調各官合宴。此夜，公請主試宣明題義，應取何等文字以定元魁。大主試笑曰：「文無定法，惟真山真水者中。」此戲言也，中丞不覺失聲要笑，眾官和之，哄堂一祭。大主試怒，拂袖而起曰：「我欲云云，誰敢爾爾。」竟罷宴入內，眾官不歡而散，皆私議特覓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。幸有三相公之文在，二房官得之，笑不可遏。眾官聞聲趨視，曰：「有此不通主試，即有此不通舉子。可謂千古奇遇。」眾曰：「何不薦之？」此房官曰：「無乃過謔？」眾曰：「我等公薦如何？」皆首肯。於是□八官相率呈堂曰：「職等自奉命後，在九千六百餘卷中僅搜求得真山真水者一本，用敢公呈電鑒。」大主試閱之，明知眾官諂己，拍案而起曰：「如此典博之文，不合掄元耶？」舉墨筆於填書之處密密圈之，標定第一名。眾官面面相覷，不敢作聲。幸副主試聞聲而來，持此卷且讀且笑，謂大主試曰：「博則博矣，無乃稍涉浮泛乎？」大主試曰：「此元我定，與閣下無乾。放榜後，我自掛彈章聽皇上處分可也。」咸知其固執之性，倔強難挽，皆無言而退。三粕公居然發解矣。是時召公率其三子移寓西湖之麓，至龍虎日，高會親友，開宴以俟捷音，各出文互相贊誦。三相公舉碗擊盤，往來應酬，或索其文閱，復為父兄詬誶，或怒曰：「渠既入場，何至不堪如此？」攜三相公手，踏月湖堤以消不平之氣。值報捷者飛輿而來，問之，有召姓。三相公喜曰：「我兄中矣。」共擁至父前，眾稱非常之喜，先索報資，不與名條閱視，召曰：「我大兒合中久矣，今發已遲，不足奇也。」眾曰：「否。」召曰：「然則我次兒正應中式。」眾亦曰：「否。」召曰：「否則誤矣，豈有燒火三相公得中舉人耶？」眾曰：「然。」召曰：「果有之已屬萬幸，不過副車，好則榜尾耳。」眾曰：「請定賞例，自觀名條可知也。」召曰：「副車□金，正榜倍之。」眾曰：「元魁如何？」召曰：「魁則五□，元可百金，決無此理。」眾使書券訖，攫其百金一紙而與之報條，公然第一。召駭曰：「文風之變遷，至於此極，今而後，不敢復論文矣！」

有朱解元者，眇一目，時人呼為「朱瞎子」，亦曰「朱半仙」。時文中之能手也，名噪一時。其未發解之前一科，偕友赴試，八月初七日，夜夢見二青衣相邀，入一殿廷，有冕旒王者，降階相迎曰：「聞先生文名藉甚，今有爾浙闈墨，請先生為之潤飾。」朱唯唯，延入後殿，朱衣神以卷送閱，王者命置筆硯於幾而退。朱見元作格法高超，惟稍有未圓融處，為之易數字，已盡善矣。王者復來謂朱曰：「先生且停筆墨。今科解元文才尚好，不意該縣城隍神來奏，此生近有奸人室女事，陰德有虧，應削其籍。予已追取下科解元文到，請先生正之。」朱閱其文曰：「此必童子之作，質地雖佳，功夫未到，何以冠多士？」王者曰：「且請就文整頓，資格所限，不能易他人也。」朱大加刪削，煉作老境筆路，以呈王者。王者許可，命夢神飛傳與之，然後次第閱竟，亦大費經營矣。王者大悅曰：「先生再後科之元也，今以閱卷功拔補下科元缺，以酬勞瘁。至所黜之元，係山陰某生，奸其鄰女，幸未破敗，然而神目如電，已為所司執奏。先生歸去，訪其人勸之改過，將來尚可登科也。至新解元，誠如先生所云，係新進童子，其父兄皆為詞林，仁和人，祖功宗德甚厚，子孫科第未有艾也。然此子拔早一科，陰律應減陽壽五年，先生亦為之勸勉，俾繩其祖武，不但壽可免減，祿且日增矣。」遂命青衣仍送朱回寓，而夢覺已高臥三日。其僕守之，見朱忽醒，曰：「何病耶？頭場將畢，自誤功名，奈何？」朱曰：「倦耳，無病。」遣僕往接其友，錄出兩元作，俟友回，出門訪見山陰生及仁和童子，告以神語，以文為證。皆惶悚受教。朱歸視親友之文，一讀破題，即知其中第幾名，有佳文，曰：「惜哉不售，其傷陰隲耶！」初不之信，後皆不爽，遂有半仙之稱。

吾鄉有劉君者，應童試不售，去而習申韓業，公然憲幕。丁卯歲，朝夢迎天榜，伊名列第一。不覺技癢，復理故業，納監入闈。頭場犯規被貼，君然第一。此鬼神揶揄之耶？抑若吳生之命，有天錄耶？必居一於此矣。

卜者梁翁

海昌張端林，父為雲南尉，卒於任。端林迎父櫬歸，道由湖廣，米價甚廉，以宦囊所有糴八百石，舟運入豫。江值大風，望船多處收泊。至一村，四面皆河，客舟環泊，中有一大家，高其閘閘，厚其牆垣，門前停舟更密。端林登岸散步，偶入酒肆，沽飲獨酌，聞人議論卜者梁翁，知人過去未來事，言休咎，其應如響。端林就客問之，始知即大宅內之人。遇異傳，以大六壬著名，問卜無須開口，即知所事，因此起家巨萬。近以年老，每日只賣□二課，須黎明至其家，與掛號者清錢百文，課金一兩，得列簿內，則得卦。遲則掛號不及，即不得預。人爭趨之，有不遠千里而來候教者，故門前舟常滿也。端林亦起意問卜，次日齎銀錢入其家，門房內設櫃，掌櫃者係其親戚，收儀登號。及端林去，□二數已滿，強之增添，則曰：「非翁自主，不敢私加也。」乃特薄邀□二客入內，端林隨入觀之，登堂入室，室中陳設精雅。有老翁年近八旬，帶四品冠，據案上坐，前列牙籌一筒，兩旁設四小兒，各具筆硯，其徒四人伺應書單，前後坐椅環列。客入，翁起讓坐，客各就位。掌櫃人開簿唱號曰：「第一號某客，請抽籌。」客抽送翁前，翁觀籌指指，謂其徒曰：「某客得某時，因某事問，課主何吉凶。」徒舉筆照錄所斷，皆合來意，無一爽者。□二課次第畢，客亦陸續退出。端林目注神疑，忘其進退。翁忽謂曰：「遠客不及入號，老朽合送一課，以盡地主之誼。足下姓張，從滇南來耶？」端林曰：「然，何以知之？」翁曰：「足下坐於離宮，正時屬午，度值張星，我故知之。今日乙卯三傳，申、酉、戌為日之財官，值貴神虎常玄，夫白虎兇神同官，爻為有官之尊屬，舟中合有父棺。戌為地獄，生前曾為司獄之官。太常為米麥，附西金而兼連茹，當帶有稻米。兩金重四，其八百石乎？寅甲一衝，箕星動矣。明日寅時轉西北風，大順，未傳為地，足與卯作合，應□二月之卯日到籍，其米不但不得價，且顆粒全無，緣財人玄武耗散之手，盡化為三傳之鬼矣。足下其慎之。」端林得課回舟，果於五鼓得順風，揚帆而進，於臘月二□六日己卯，抵邑之王家橋。敗歲之際，無暇安葬，泊舟處有姊夫陸某，米客也。借其閒地權厝父棺，因思米運人家，宗族強借可虞，不如近就姊家，以寄於棧，端林奉母回城度歲，歲朝往賀姊家，叩關而入，其姊對之號泣曰：「爾姊夫虧客貨千餘金，上年爾所寄之米，被客強起去。姊夫無以對爾，今不知遁於何處。」端林憶及梁翁之課，慨然曰：「數已前定，果無可逃。姊毋惶急，忝在至親，米價不必計論矣，我為尋訪姊夫歸家可也。」

小王子

江左徐君，知醫道，開設藥肆為業。門臨官河，栽柳成行，有美蔭。一丐者小艇，恒泊於下，有二婦操異音，日與其夫蕩槳行乞。盛暑之際，忽聞二婦大放悲聲，徐往視之，丐已欲斃，氣存一息。發惻隱心，謂其婦曰：「爾夫當是痧症，我取藥來，或可救也。」進與蟾酥丸，用童便灌之，大醒，越日大癒。丐登門叩首，謝活命恩。自此放舟，一去不復反矣。

歷□餘年，徐積得百數金，與親友合本渡海，赴關東販豆。遇颶風飄入大洋，舟子不能為力，砍桅去帆，任其播揚。不知幾日夜，亦不知幾千里，遇島觸礁而舟碎，財物俱沉，所幸人無傷損，聚哭於沙嶼而已。此島內係大鎮市，朝鮮所轄，有瞭望者見舟破人存，咸來問訊，備錄名單，飛報所司。值小王子巡邊，聞報見單，親臨點驗，至徐君，細審其行業，曰：「先生門前垂柳尚存乎？」徐不知所以，謹以實對，王子乃命司官，以諸客就養於館舍，厚給其饋廩，曰：「遇便送還天朝可也。」命備法駕，肅徐登輦，王自乘騎前導，白旄黃鉞，禁尉傳呼，行人跪道。徐怦怦然如夢如癡，聽之而已。越兩日，及大城，百官郊迎，添鹵簿易鑾輿，稱蹕而入城中。三市六街，人煙輻湊，至宮門，王子挽徐手升殿交拜，分賓主西東對坐，傳命後宮，宣妃主夫人見客。乃有彩娥貴嬪翼二天人出，法衣象服，佩玉鳴璫，向徐盈盈再拜。徐答拜不迭，長跪於地，曰：「小人何德何能。敢受我王殊禮？請明以告我，以志異數。」王子亦跽告曰：「先生忘□年前柳蔭下小艇中之病丐乎？即寡人也。我國法，凡貴者得異症，必遠丐三年，以

申懺悔。寡人二□餘歲時，忽得眩疾，發則眩暈即死，過日而蘇。前王命太史占之，須乞丐中華沿海之區，必有奇遇，疾以痊也。」乃指二妃曰：「寡人帶渠行乞，得遇先生以仙丹救治，寡人自此疾愈，逮今□餘年不復發矣。昔年王父崩，寡人接位，國服甫滿，尚未朝貢請封，故國人猶以小王子稱寡人耳。今天幸先生來此，俾寡人有以報德，先生欲貴乎？富乎？欲貴，則特設賓師之位以奉先生；欲富，則珍寶貨財惟先生命。」徐曰：「小人遠方醫士，無奇才異能，敢妄玷賓師以速官誘？無已，本為運豆而來，請假以資本，送之關東，則感戴無既矣。」王子笑曰：「關東豆不及小邦者，不意中華貴重至此。異日請先生觀我倉貯何如？」乃開大宴畢，館徐於天使行宮，命大臣之善華言者陪侍，娛之以本國雜樂。王子日往朝之，居數月，徐思家欲歸，辭留數四，不得已，王子命開太倉，請往觀豆。則一顆之大，約重四五分，果勝於關東數倍。徐欲之，王子舉倉以贈，載海舶數□艘，奉徐與諸客，以王大船送之歸國。徐貨豆得□餘萬金，改藥肆為質庫矣。

或曰：「惜哉徐君，不取珍寶而惓惓於豆。」薊斥曰：「倬哉徐君，不貪珍寶而僅僅以豆，不失我中華體統，其市儈中之豪傑耶！」

姚幕府

台逆之亂，制軍已飛章入告，集多官議剿守計，連日未決。忽有嚴旨下，值制軍筵宴時也。客皆退避，制軍接讀之間，目定口呆，神魂失據，頽乎坐上矣。僕皆惶急奔告公子，公子來，先捧諭旨，與幕友姚先生閱之，駭曰：「殆矣，上意切責其怠緩，限□日內平定。為今之計，惟有刻即進兵，以副廟謨。」公子曰：「父病垂危，焉能進剿？」姚曰：「我與尊公賓主相投，久而無間，今日之事，不得不出身襄贊。姑將尊公抬送大堂，我當代為發令。」公子不得已從之，乃命文武員弁，俱集轅門聽令。鳴炮升堂，連坐抬制軍於暖閣，垂其幃幕若避風然，姚服從者衣冠，以令箭出入傳諭。先命水師立備戰艦，命水軍總戎為先行，五鼓放洋，直取鹿耳門。左軍從左，右軍從右，張兩翼以助先行。中軍擐甲執械，齊集海門，以候本督部徵進。命藩司速運軍需，並揀選文職之可以參贊軍謀者，隨後軍聽別。移請中丞督率臬、道、府、縣保守城垣，以備非常。是時，文自制軍以下畏葸不前，武自千把總以上爭欲先戰，以致內外惶惑。茲聞制軍忽然振作，且號令井井有條，軍弁莫不踴躍從事。令畢，抬制軍入內，以安神丸與參湯灌之，漸蘇，見妻子環伺，失聲悲泣，曰：「吾命休矣。」公子以姚先生所為告之，益駭曰：「如此則屍骨不得存矣。」請姚先生商之。姚曰：「此事無可再議者，不進則聖怒莫測，難保身家。進則雖死猶榮，況生還可必乎？」制軍思之，躍然而興曰：「先生之言，勝於良藥，吾無病矣。惟有求先生借渡重洋，始終其事。」姚曰：「諾，兵貴神速，請即啟行。」挽制軍手而出，文武官弁群擁登輿，至海門，前軍已發，兩翼猶留，訊其故，緣艘不足。姚傳制軍令於海口曰：「有能以商舟擠我師者，予五品官。」有舟子來試投之，立給水師守備禮，於是群舟爭集，五軍畢登。揚帆衝浪而前，海神呵護，一晝夜直抵中門。攻其無備，前軍已入，兩翼從之，制軍統全師進圍台城，出逆意外，賊黨擄掠未回，皆散漫村落間，守禦單弱。姚與制軍巡督，見城係竹木為之，伏兩翼於後道，夜使前軍縱火聲喊，缺後道以逸之。賊出遇伏，一鼓成擒，招降餘黨，分派內地，不旬日而全台俱平。飛騎報捷，帝大悅，召制軍入覲，曰：「朕視爾猥蕙猶昔，此舉何其奮勇？必有能手贊之者。」制軍不敢隱，直陳姚幕友之事，特旨召見，欲予一官，姚頓首曰：「草莽之臣，敢因聖訓而自居功？且贊襄助順，即所以報效朝廷，與有官等耳。敢辭。」帝嘉其剛直，錫以四品卿銜，命永鎮閩督幕府。

薊斥曰：才如姚君，方不愧為入幕之賓。不然庸庸者流，奚啻書吏之頭目，臧獲之首領耶？烏足道哉。

周封翁

蜀之周老人，八旬外樵於山而得寶藏。娶賣漿者女，生二子，此見於記載久矣。更有異者，其長子目有真光，察人無錯。生子煌，少年入詞林，故其父皆以封翁尊之。有楚人某進士，煌同年也，人本傲儻，貌亦魁梧，與煌友善。因歸班候選，急欲自效，謀捐分發，素稔周氏多財，與煌借銀兩千。煌曰：「我祖年屆百有二□，我將告假上壽，兄其偕我回籍，與父商之，諒無不慨允也。」歸告乃翁，翁出見客，款接懇懇，入室謂煌曰：「如數與銀，還否聽之，但此後務宜疏遠，以防後患。」某得銀，援例分發江南，旋補巨邑。專丁備禮贖銀付還，致書感謝，並達思慕之忱。翁使記室答之，以司總列名，厚給使者盤費，囑告乃主，以翁父子俱未能作書，因病故也。不久某以贓敗身戩，是時甫定寄頓者罪例，富室被誣往往有之，是以究其家人，詞連周氏。煌時在館上，以與某雖係同年，向無音信往來為辯，上命檢查無據，宥釋不問。

又程老實者，質庫中之立櫃伙也。其庫主以浮蕩敗，欲舉□萬金之貨本，願以八折速售。程每對人嗟歎曰：「焉得八萬金，則先發加二財矣。」或貽之曰：「周氏以數百萬舉債，汝往貸八萬金有何難哉？」程信以為然，乃假伙伴衣冠，往周宅請見封翁。翁見之，陳其來意，翁笑曰：「八乃金似非容易，姑緩圖之。」程自覺鹵莽，踟蹰告退。翁送之出，值陰沉欲雨，客去。翁回而雨漸大，翁思山路難行，程已年高，恐其失跌，使家人追之去。逾時而客始還，翁密詢家人，雲客出門遇雨，在樹林下去其衣履包裹而行。小人追回，復在大門內重著衣冠方入，是以遲遲。翁乃問程曰：「足下衣冠自有之乎？抑假於人乎？請以實告。」程忸怩曰：「借諸同伙數人湊合者。」翁曰：「善，今天雨泥濘，勿損人之物，姑止一宿，明日我與足下偕往城中檢點質庫，再商行止可耳。」程唯唯。次日，翁果與程車馬僕從而去庫中。人見之深訝其事，翁歷內外，檢閱一遍，謂程曰：「足下之言不謬。」竟與八萬金接續，且平分餘資，使之司總。程感激圖報，克儉克勤，是以歲入之利，較他處為優。

或問於翁曰：「某進士，品格貌相人人所願交者，而翁必欲絕之，後果敗，幾被其累。程掌櫃貿然而來，人人所譏諍者，而翁毅然從之，至今深得其力，是何道也？」翁曰：「道在目前，人自不察耳。某身為進士，入仕有途，何必欲速？其貪可知矣。貪以敗官，古之訓也。程掌櫃假人衣履，尚知珍惜愛護，矧巨萬財物乎？故知其受托不苟也。」

歐邑官親

西域之變，大將軍福公奉命進剿。統領巴圖魯及吉林健旅，聲勢赫奕，所過州縣，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不一。傳檄至歐邑，缺既清苦，官亦疲憊，聞前途才幹之員每有失誤，心切恐惶，日惟涕泣而已。其官親某向司徵比，默默無聞，今見其戚官將敗矣，不忍坐視，乃謂之曰：「庫中有二三百金乎？」令曰：「有之，不敷所用。」曰：「既有之，尚可為也。盡以予我，不問出入，或者無礙前程乎？」大令無可如何之際，姑以聽之。時值盛暑炎炎，幾至流金爍石。官親乃與工房相度館舍，極其寬敞，染古色紙以表糊之，字畫皆用舊物，其持桌以油核桃仁熏作烏木色，以人家用舊之藤竹蓆片蒸洗一色。按其大小形象制為引枕靠墊，藍緞為邊，以玫瑰雜楊花代絮實之。其簾幕用深綠色蝦鬚竹為之。其天棚日村口直接至上房，長有裡許，因借買多席，僅敷一層，恐透暑氣，加以鹽包雜鬆毛蓋之。其陳設則山中購小松柏，栽數百盆，夾道而列。所有茉莉花、夜來香之屬，反在其後，只覺芳馥而不見形影。公館後及左右牆外，三面環列水桶，以竹截作噴筒，伏民夫數百人，各持一筒吸水向上，細細噴之，俾屋上棚間不乾不濕，澤潤而已。西瓜為汁，以絹瀝之，稍加冰糖藉荷水相和，其涼沁腹。茶用蘭芽雪瑞，本係北產，氣香味厚，色亦清烈，用沙甌煮熟，坐於水筒，以取溫和。鋪陳甫畢，大將軍至矣，令出遠迓，將軍由皎日之下而來，輿入村口，已覺陰涼。至公館內，兩旁松柏陰森，更覺沉靜古穆，並無結彩懸燈、耀目增光之物，心地一爽。坐其鋪墊，皆軟滑清香，不覺大樂曰：「天仙界水晶宮不是過矣，不意僻陋小邑竟有是耶？可見人才能為貴也。」及進西瓜湯，飲蘭雪茶，莫名其妙，喚從官入曰：「此係尖站，並非住宿之所，然我自出都以來，日夜不得偃息，詎肯捨此清涼地而就火燄山耶？汝等彈壓兵役前往宿站，只須留數人伺應，我五鼓啟程來也。」傳令人曰：「我食不甘味，睡不貼席者久矣。賢大令造此福地，我今夜宿此已分外攬攬，毋多備酒席，毋給賞從人銀錢，有強索者，即告我處置。汝以長才屈於下邑，上司之過也，我當保奏。」令叩首謝出，及進酒席，則雪雁水參蝦鴨糟雞之類，只覺香鮮配

合，無一毫肥膩氣味，亦大醉飽樂甚，以二千金與令，以償其費。及起馬，令來道謝叩送，將軍贊歎不絕而去。此令果膺保薦，仕至憲司，皆一官親力也。

或曰：「才能之士湮沒無聞，惜乎！」薊斥曰：「此其小焉者耳。古來救君主於垂危，轉覆敗於俄頃，而史不列其姓名者，如趙之廝養卒，金之兩書生，功高不賞，是以名沒不彰，其怨慟於九原耶？抑或不屑不潔，如遺逸輩之特隱其名耶？東坡云：但願我兒愚且魯，無災無害到公卿。由此觀之，是卒與書生固不屑為公卿也。」

同胞三鼎甲

明季之亂，盜賊縱橫，宇內幾無完邑。有某翁者，鄉居而巨富，好行善事，平日造橋修路，捨藥施棺，無不踴躍從事。及飢饉之年，助賑外獨贍其鄉鄰者非一次，故遐邇稱善人，莫不感激，雖流賊之暴，戕官劫庫，亦不忍犯翁家。時有草冠中之偽大將軍，擄掠婦女千餘人，肆其淫樂。忽奉偽王調取進兵，偽將不能攜帶婦女，賊伙商令寄存翁家，因其閒房寬大而有養贍也。翁不敢辭，受而舍之，給與飲食。賊去後，夜聞婦女悲慟聲，翁不忍，欲縱之。入問婦女，有所歸否？眾皆曰：「願死於道路，不願生為賊妻也。」翁各給銀米，夜使遠颺。已，遣僕廣收牲畜骨殖，散佈各屋內，縱火焚之，囑鄰里勿泄。未幾賊歸，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，賊見瓦礫場上焦駱殘骸無算，信之。不久，聖主即真，戡定大難，人民復業，翁家三子，皆讀書入泮。

其大郎娶王氏女，舊族也，得時文真傳，能決科第，於歸後索其夫窗課閱之，曰：「郎君筆下超超玄箸，惜法脈未清，詞華雜湊，師之過也。妾為郎君一點竄間當人數矣。」大郎心悅誠服，錄示法家，僉曰：「數日不見，學業驟長至此，其人生花之夢耶？」於是二郎三郎聞嫂氏能，各以文呈教，王夫人曰：「兩叔皆天才也，雖不及乃兄元氣混淪，然偏師先濟，皆科甲中人耳。」亦盡心指導，三郎甚穎悟，數月間卓然入妙，旋中式，連捷南宮，探花及第。欲於中門懸匾額，王夫人阻之曰：「是不能越分，應俟兩兄。」命懸於門右。眾皆竊笑之，然不敢不從。二郎奮志苦功，逾年亦發，榜眼及第，王夫人命懸匾於門左。是時大郎猶諸生也，對其妻泣曰：「兩弟皆飛騰而去，我恐投世無聞矣。」王夫人笑曰：「偏師先濟，妾預言之，郎君毋灰厥志，龍頭屬老成，自古云然。俟元氣充沛，自當超兩弟而上之。」是科僅登榜尾，又越三年，果狀元及第。泥金報至，戚里無不佩服夫人者。翁大悅，謂之曰：「是皆兒婦之力也，今尚有小姑未婚，我欲得傳臚婿，則盡善盡美矣。」王夫人曰：「文筆之發與不發，婦能決之，兩叔鼎甲，亦偶然耳，何能預定傳臚耶？雖然，姑請試之。」議開文會，凡邑中之生童未婚者皆延之，勿論貧富。三復而得一生，甚寒苦，翁贅之於家，使王夫人督課之，果傳臚及第。翁自為門聯曰：「一婿傳臚今世有，三兒鼎甲古來無。」

薊斥曰：幼時聞我父我兄言之鑿鑿，久而忘其姓氏，姑缺，俟補。《書》曰：「作善降祥」，天之定理。第以一少婦而決科如神，遠逾男子，似言者過矣。殊不知翁之所活婦女千餘，其精華萃於王氏一身，英靈敏妙，如握寶鑿，如持玉尺，自然大勝凡庸。且冥冥中示果報之巧，為善人勸，其何疑耶？